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序

先生諱今字逢原少有英譽大采相王文公深器重之旬月不見卽以詩思之曰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槩可知矣先生富學該博十七史書莫不通究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實以類纂集參爲對偶聯以音韻分爲十六卷目曰十七史蒙求以資記

誦討論惜乎蚤世其書湮沒不傳余昭自
吳中尋訪得所遺文十卷見已刊行余復
得此書難以自祕當與學者其之用傳不
朽時建中靖國改元祿祿日弟英州刺史
獻可序

例言

一作者於五代史無傳惟全唐詩稱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揮塵後錄則云爲晉內相後仕契丹通顯顧所終官職未詳標目頗難稱舉考困學紀聞諸書徵引皆曰李瀚蒙求今另以李氏亦賢者名不可斥之義也至舊注失傳題曰補注以誌是因非創云爾

一是編自全唐詩外絕少別本附唐詩者通作一卷按晁氏讀書後志云分三卷今已無考竊以意推測並合之王伯厚尚書所表彰似當以平仄遞韻者爲兩卷四聲轉韻者爲一卷茲因增注篇帙繁

富更析爲六仍依四聲起止云

一是編旣無古本可校審免承譌雖傳有俞氏注本
偽託畊取節焉間有異同俱照正史引釋仍於標題本字
下注明以資考証唯五卷中讓果坐滿二事舊並
冠以孔融複舉而偏體例未符或係作者偶失檢
處今於讓果改稱字并易姜被焉

一古人本傳連篇採注祇取一節就事摘錄難盡斐
然謹俱縮爲小傳庶袖繹前後略見生平第斷鶴
續鳬注家所謂今不論詳略槩從正史本文不敢
增潤一字其有似涉繁冗者職是之故讀者諒之
一數典多虛韻行而大德尤足觀人注於忠孝廉節

諸大端雖與本事無關皆據史傳一一著之以增
景仰其或奸回酷暴者亦載其不克令終以符作
者勸懲之旨

一事因類對固出作者匠心間有儼舉本乎前人及
摘字別有出處者仍於篇末原所自始式彰曩哲
稽古之勤第謝陋殊多茫昧舉一尙待反三至其
運典之中如開卷一聯祇須引裴傳數言已見大
意無取繁稱徒滋挂漏餘皆倣此

一五季迄今載籍闕逸既多傳記同異尤雜其有正
史不載他說無徵或本事不甚相符或前志相沿
多舛者輒就管闡所及加按數語用資考訂間有

二二未詳不攷傳會所冀 豐博之彥共指迷焉

李瀚蒙求一編舊板罕傳坊刻祇取其總目而刪去其

注此康熙中秀水朱君甫田跋十七史蒙求注後語考

是編自宋以還注家甚夥既未知朱氏所指刪注者爲

何本近乃并無總目在坊間矣憶丙子歲先大夫從

全唐詩卷末檢付家兄手鈔授讀妹氏二十年來遞授

諸女孫誦習含飴有喜時爲講解數條顧恒以舊注失

傳爲憾辛丑長夏炎歎困人坐餽不憮命取是編補爲

注釋蠹穿獺祭屏筵拈毫日課率二三十事會人事紛

擾輒弄篋衍者久之明年春復事綴輯幸已得八九過

庭之暇時經指誤因得釐成完本亡何風樹頓驚蓼我

永廢倚廬讀禮遑問其它偶山舟先生過訪見之謬辱

獎許謂足沾丐後學追維先大夫一經之遺不勝手澤如存之痛爰加蒐訂質之伯氏以爲可遂付剞劂自問禱昧之胥定遠遜原注之精審特借以自課用備巾箱之遺忘俾鄉塾史乘未備者咸易講肄焉是則區區之意也夫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月望七和後學金三俊謹識

讀王勉夫野客叢書知李氏蒙求注者非一家歲久散佚間宋徐子光注尚有寫本流傳而不可得見所見明豐陽俞文彬校釋本淺陋寡學徵引不著書目率多臆撰甚至易楊震關西爲楊時道南戴達破琴爲商英降霖以宋代事羼入李書其亦昧目而道黑白者已源醴先生淵源家學過庭之餘紬繹腹笥譏爲補注六卷檮昧如余辱承商榷因思李氏名書原以訓習童蒙非必修隸僻事顧古人博極羣書無一字無來歷有若周氏千文疇弗童而習之然白首仍多未解如是編之孟某養素當卽本千文之敦素而其來歷未易詳也又如俞氏之注何謙焚祠句云謙字子恭不畏神祠遇有靈廟

悉焚之而不詳其爲何代人與事出何書仍使讀者有
郢書燕說之疑焉先生於所疑者寧嫌然闕之而未嘗
竊易遷就以求合非特視俞注臆撰相去徑庭卽精審
如有宋諸家當亦無以易此也攷直齋書錄解題徐氏
亦曰補注又稱其於本句之外兼及其他人他事則先生
固皆與之闇合已歲昭陽單閼余月朔頤谷孫志祖序

對其文字非其筆氣格亦不盡似其筆意不善書固卒未識
知間采余于書指尚可謂木誠周而不苟博見尤廣
稱王聖夫理容善曉李因是不苟未識子深識成

李瀚蒙求載在全唐詩卷末惜其注不傳童學未由津逮故世但知有王逢源十七史蒙求而李氏隱矣余友源醴金氏以其家塾課本一句稽而考證之事必追其始文必据其詳史傳紀載必求其確梨然秩然無割裂增損之病無抄綴錯簡之失間有一二涉疑者寧闕焉余受而讀之亟爲慙患付之梨棗此豈獨爲童蒙口耳之學抑亦博聞彊識者所不廢也按唐宋以前人所撰蒙求尚不止此有兩漢蒙求南北史蒙求其它類是者如仙苑編珠國史對韻孝弟類鑒皆權輿於李氏者並載晁氏郡齋讀書志今悉未見流傳其有注無注不可知倘皆如是編之用心一展卷而如觀掌果於史學

思過半矣其有功於藝苑豈淺鮮哉乾隆癸卯上已山
舟梁同書述

卷之三

遼宣政殿學士李瀚撰蒙求一篇舊注多踈略余友企
君源醴爲之補注攷覈精審徵引該博見者比諸王厚
齊之補注急就篇焉瀚仕遼嘗謀南還見穆宗紀宋史
附見李清傳後清或作滌實一人也遼人重文學瀚謀
歸不果始終以詞翰見重於時篇中類舉古人而終於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殆以自寓歟遼人撰著流傳後世
者不多覩而此書與龍龕手鏡同爲小學家所取資瀚
有丁年集今亦失傳而此書因源醴之補注而顯然則
書之顯晦固有時哉是爲序姚江邵晉涵撰

齊不等賤而力，楚不強而爭。魏同微小，宋與弱貧，
連召敵，韓、趙、許、魏、趙、秦以自富，韓、魏、趙、秦以
相爭，宋以之出。之者，今謂中破與古人所破，
則此皆謂之也。如仲尼一人而挫走齊、楚、吳、越，
而王、侯、將相、高車出以晉、鄭、南楚、東安宗、徐、宋、吳、
越、燕、之輩，之少遠，齊、秦、韓、魏、趙、楚、七雄，
其勢上過，猶以無休一絲，豈其多敗，則人之犯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總目

第一卷

宋環第一 李廣無雙 燕許手筆 李杜文章

通有一心 緜無他腸 烏鵲識李 草木知張

韓信開基 耿弇發迹 味道模棱 玻之霹靂

蕭何錢愚 李愬地癥 君苗焚硯 鍾繇閣筆

洪武諷帝 方慶悟君 好禮卧馬 申屠軼輪

李密愛日 仁傑顧雲 泰山北斗 凤鳥景星

陳頤高門 王濬廣路 顓能友愛 登無恚怒

送窮愈文 逐貧雄賦 謝文二刻 柳詩三步

安仁入徙 田秋九遷 威王寶臣 笑恤器賢

楊文傾河

蘇思涌泉

呂望見日

樂廣觀天

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杞梓韋趙

蘭菊裴李

叔敖邱薦

宜光雄舉

疾足節度

伶人刺史

第二卷

石苞當相

衛青封侯

誤點作蠅

落筆畫牛

一諾季布

片言仲山

衍口雌黃

哀皮陽秋

荀家八龍

賈氏三虎

戰勝朝廷

折衝樽俎

漢臥發兵

邾餐擊虜

致瓜蘇瑞

掛魚興祖

裴楷如玉

衛玠若珠

明牛漏蹄

庚馬的廬

徐芻一束

任水一孟

凌統虎子

陸雲鳳鸞

賈會一龍

韋氏三宿

宋均渡虎

法雄息獸

易必思越

儀不忘舊

百紙參軍

一錢太守

梁感石英

阮致人夢

仁裕剖腸

知章破心

陳重還袴

不疑償金

周陽憎愛

延年淺深

滄海遺珠

崑山片玉

李廣射石

方翼仆木

王志遭囚

曹攏開獄

蕭何不治

孝恭粗足

第三卷

江湖散人

煙波釣徒

孔不假蓋

阮遂焚車

立本畫師

公縛侍書

季常白眉

子文黃鬚

伯周六翮

龐參一鶲

臧祀爰居

霸奏罿雀

韓休峭鯽

蕭嵩寬博

庾袞父誠

陶侃親約

子過不食

弟爭自掘

李藩塗詔

和鼎壞麻

罷孫不朽

時子可誇

張能報國

霍不爲家

仲尼後桃

子約先黍

孫權優劣

太宗可否

負布辱該

賜錢愧武

乳飲兄弟

經授母子

嗣宗遠識

遙集知機

張輔著論

許劭品題

博不重味

湛無兼衣

樂羊啜子

秦巴放麁

李膺龍門

樊噲虎穴

禰衡一覽

李華再闡

敬宗從裴

成帝聽薛

季英定交

林宗獎拔

太宗吞蠅

沙穆禡蠅

元胄蔽戶

樊噲人嘗

龐公遺安

楊震遺清

韋純舉弟

景圭薦兄

文烈溫柔

劉寬長者

劉求鳳毛

虞對鯤鯀

第四卷

愷諫簡牛

田贖弃馬

惠連才悟

山簡溫雅

薛家三鳳

許氏二龍

鄭榮作相

陸坑爲公

黃昌獲婦

龐母得翁

奮禽隗茂

靈拔季雍

杜敵數百

魏賢十萬

張敷紙扇

范喬執碑

譙持牛角

虔拔虎箭

窦御李膺

淑師黃憲

槐生秉政

鳥集遷官

虞觀越石

吳飲貪泉

洪不執玉

衍不言錢

孔明龍卧

王猛蠻蟠

言富稱朱

治生祖白

均絕山公

豹禁河伯

文舉葛巾

靈運木屐

表都門間

賜張縗帛

第五卷

郭伋時雨

季歎雷霆

自楚諫母

求笞代兄

宋獄蓬滿

劉園草生

子文逃富

韓康避名

周交醉醪

顧政旨酒

義府人貓

羊祜天狗

寧交莫逆

魏朋耐久

免軍大城

賣竈牛口

魏帝射鹿

鄧芝中猿

炫舉五事

劉應百端

段不納詔

郅固拒閑

元齡留杜

蕭何追韓

晉景膏肓

秦孝靈府

盧門不箔

崔室無廡

勝妾笑嬖

齊母艱僂

盧諉師德

忠寄偉父

宋就交歡

牟祐通邪

儉恐名盛

機患才多

書壁酬酒

寫經市鬻

公權筆諫

桓伊箏歌

昭雲夾日

景星退舍

湯心重輕

犁手上下

鍾授行觴

榮召執矢

毛玠儉卒

楊綰風化

第六卷

成侯舉士

翟黃進賢

崔氏繡衣

子臧鶴冠

何遠還水

仲山投錢

謝不求易

宗豈辭難

七階義琛

五品古仲

李戡辯爭

陽城決訟

墨子九拒

葛亮七縕

郭繫安危

裴仁輕重

陳平多智

周勃少文

單車化盜

造壘市恩

鵬止詎坐

鵩巢蒼門

布帳分土

囊糧賜軍

文昌游霽

巨君致雨

廣告漆弓

柳解赤弩

紹蓼滅陳

桓獄李杜

薛童城郭

宇兒部伍

白起當死

鄧禹必興

甘羅報趙

唐雎見秦

馬援自請

李靖墮行

宇熒造殿

何稠制城

宋武綵衣

隋文昔服

吉不道恩

韓非報辱

嬰數愛馬

朔言重鹿

溫恢振宗

汜騰施族

第七卷

太宗怒範

漢文責唐

王詐惟石

雉欺鳳皇

賈減見弱

詔增示強

趙謝界上

霸勢道傍

靈還一寶

伯施五絕

孔頭醒判

崔威夜決

梓占錯失

朱相踵跌

牛溲馬勃

竹頭木屑

齊桓長霸

衛靈爲賢

腹稟王勃

宿講仲宣

恭令歸牛

韓勸移臼

鞅寧徙木

起賜衫被

咎犯薦仇

解狐舉怨

李善養績

汲固抱憲

勉投犀珍

豎焚錦絹

白公推屈

崔杼釋宴

巨源八斗

祖言二升

敖復郢市

晏省齊刑

樊惡禽肉

衛放鄭聲

考叔施鄭

茅焦說秦

王氏三珠

陸生雙璧

張居蓬蒿

周巷荆棘

陳餘杖筆

食其馮軒

典冠取衣

掌朝進筆

第八卷

廖居郭北

王隱牆東

陳兵虞詡

轉車臧宮

荀識牛鐸

遠諳黃鍾

王思逐蠅

持正斂蜂

漢武禮黜

魏明憚阜

鼂錯智囊

杜預武庫

夏侯經術

楊侃才具

此狗去妻

罵婢出婦

權曾誦易

顧歡置經

元達知味

公曾識薪

偃息藩魏

談笑卻秦

陳遵放意

張竦苦身

文種七術

計然十策

毛遂囊锥

行冲藥石

城巾慷慨

羣非拱默

叔敖陽報

士謙陰德

勝舉洪範

雋證春秋

子胥抉眼

王豹繫頭

舉問三場

侯事五樓

高獲詐馬

張捕盜牛

兄弟七業

父子二傳

薛宣分縑

范邵斷絹

柳政不類

崔治知變

虎椒駭馬

橐人得箭

第九卷

瑾明雙闕

樗識兩宮

蘇章按事

源懷奉公

杜林行義

趙孟懷忠

王播強濟

班宏益恭

張湯後薪

李程長翮

駢驥食蘇

夜光投白

伯奇延誼

子阿就格

王任子孫

葛延賓客

二朝顏駟

五悲照鄰

左思都賦

王充論衡

揚辭碑頌

後求史名

覽飲母子

璣諭弟兄

士安書淫

杜預傳癖

王吉完棗

桓礮繫橘

虞筆廣談

樂旨潘筆

琰優義琰

王少安石

楊修黃絹

張鷺青錢

張鈞不餌

陶琴無絃

何晏婦服

姝喜男冠

贈刀贈帶

佩韋佩弦

顏遺四能

宋傳三絕

神物護劉

江山助說

徐庶方寸

趙苞忠節

賈山涉獵

谷永疏達

第十卷

燕師郭隗 齊禮鄙人 侯未封李 公不至程
亮制牛馬 鈞作車輪 張翰適志 元凱好名

王丹不拜

子高高揖

綽鄙山濤

曾擯阮籍

謝艾鳴鸚

虞潭鷹集

魏女掩鼻

馮氏僞泣

新羅傳記

雞林售詩

謝安蒲扇

王導布衣

歆向自異

建勝相非

戎職弑懿

張范殺飛

太史載崔

董狐書盾

王烈遺布

道虔送筭

王敦懼訪

黃皓畏允

和嶠于丈

王惠萬頃

穆氏四味

竇君五星

重名周顥

天才潘京

毀譽朱泚

顧奮延齡

甄彬廉慎

高允清平

史漁尸諫

龜息頭擊

淵明解眼

延之脫帽

勉設虛位

遜廟驅石

文恕翻羹

秀放覆食

第十一卷

潘道濟嗜酒

魯望品茶

士雅襄士

達濟量沙

楚王吞蛭

叔敖埋蛇

堙汙張儉

障河武嘉

劉明奇術

傅琰縣譜

顧悌畫棺

宣伯木主

乘船微之

裴裳宣子

推臨必旱

嵩到卽雨

張華博物

劉杳綜書

孚持帽酒

恪續題驢

馬隆自任

龔遂無拘

濫死高鼻

誤殺無鬚

退叔古文

皎然舊製

烏羸谷量

橋挑鍾計

武分肥廣

包取荒廢

雲抱劉禪

嬰收孝惠

仲由拯溺

子貢贖人

趙孝替弟

季江代兄

野王相代

侯亶先經

不易千駟

何假百城

彪之練儀

張說修史

竹筒置書

木鵠論事

授周御蓋

送綺蓮炬

木刻郊都

金鑄郝玼

第十二卷

闡澤儒學

桓榮帝師

荀勗鳳池

岑憂中書

執刀孫婢

讀書鄭奴

誠子如龍

願兒師徐

奕琛二方

諸葛三國

陸遜調度

荀攸算策

昭悲失履

犯哭棄席

翟公交情

孟嘗好客

優孟諷諫

那律直言

荀息諫晉

子瑜諭權

周顥葵蓼

師正松泉

王言除劉

張請誅安

劉疇吹笳

越石清嘯

兄弟禍難

父子忠孝

朱伺接鋌

敬德奪稍

寇賈相解

周程不校

紫芝眉宇

季真風流

削橐載胄

焚章馬周

悉陵搏虎

許褚曳牛

鄭渾平賊

張敞責首

染牟偏任

王伾襲寵

社稷蔣琬

別駕龐統

素屏賜玠

白扇餉孔

毀君爲功

結讌取重

第十三卷

唐明友悌

漢文不容

成回常敬

机汜甚

雲聞拜相

舒知爲公

劭責廚人

孫呼儀同

辛勉引藥

李業飲毒

王述擲卵

謝密投局

余敝易衣

林卿變服

昇嘆白鬚

備悲髀肉

趙襄賞赫

晉文次狐

代作帝師

襲爲名儒

世南寫傳

蔣父誦圖

曠見奧境

徐知真師

承宮推禾

子幹與和

朱伺能忍

元璫折謂

十七史蒙引卷目
効泰折巾 慕信側帽 廣袞過恭 劉璡立操

周興大瓮 元禮鐵籠 戎嶠悴貌 良伯毀容

楊收辨角 承胄知宮 神燭子須 精盡於弓

劉詞枕戈 陶侃運甓 阮咸莫辨 錄于罕識

何知銅斗 澄明服匿 做還厨梅 珀納屏橘

第十四卷

項羽破釜 孟明焚舟 蒼樂爲善 邶暢清修

鄭泉酒船 陳暄糟丘 季珪破雞 仲文放牛

佯譽申生 詐愛魏女 澄蘇石斌 扁起虢子

元瑜具草 賓王諭事 喜蒙能食 恐素不死

騫辟唐彬 統愛盛逞 勇慚行本 秀憚元嵒

伴食懷慎

隨駕子潛

蓋冰寒水

李青成藍

珪母具酒

宗親廣被

愔記障面

奉誠半祝

推萬落牀

曳遐墮地

胡服嵩恩

夷稱慈惠

鄭發墨守

秦攻長城

貫之辭縑

思復封綾

赤眉異破

黃巾嵩平

俛勸偃革

惄不知兵

晉卿步縣

師範拜令

布囊王孫

儉葬沐並

士思諭俗

公義療肩

隱甫不屈

挺之負正

第十五卷

計敵梁櫓

陸王鑑霜

張哂米耗

柳笑孟亡

李臯發廩

鄭默開倉

祖言被縕

君游布囊

崔碣發姦

莫卿辨獄

范貴舟人

莊重申叔

奴愛蕭才 都化陽德 火浣魏疑 鯢鬚修服

策辨魏鼎 鄭悟漢錦 明褐市書 紿麻爲緝

守素內譜 劉芳石經 顏固巴郡 峻守葭萌

韋渙行法 元紘書判 安世隱過 丙吉揚善

五鹿折角 日用北面 徐政不辱 陳判無怨

榮毗奉法 張陵報恩 宋德可仰 真名得聞

羣猶憇長 涅不及孫 玉在石闈 鶴入雞羣

曹仁突圍 張遼衝壘 是儀無過 牛安盡禮

跣獻王澈 水餕趙軌 潤遺青土 攸飲吳水

操之算盡 子季德延 馮擊莎車 傅報樓蘭

劉寬葦杖 伯謙皮鞭 拓良不笑 范粲何言

梁王補臨

公孫布被

朱不責奴 陸但造吏

王鳳擅權

子威忠義

碧根綠村 儉紳梁氣

第十六卷

孟光操作

少君挽搥

吉歸男物 崇還泰兒

李邕了辨

士正無遺

興不卹詩 雄不問時

傅縡操心

高獲受性

離蔑言善 子羽名振

鮑魚非禮

邪蒿不正

解械好身 宿獄懷孕

埋牛茂遠

瘞鹿裴寬

子林降彭 黃巾避袁

情好備亮

不負瑾權

蘇瓊止盜 王渙誅奸

楊修俊才

張尚辨捷

借主厭衆 斬奴明法

徐寫甘蕉

虞書柿葉

李心劖戟 平腹鱗甲

文饒下駕 卓茂挽車 管蘇犯我 申侯順吾

文德菜菹 季偉草蔬 賽之大字 應用細書

偓不草麻 諒固執節 瑤誠臥吹 瑜知音闕

趙達精算 孔奕明察 韓賀爭功 淹滌陳伐

惠擊羊皮 玖鞭圓絲 嘉淚祐廟 下拜駿碑

迪不解義 善不能辭 劉娶吳女 獄內薄姬

疑參殺人 信市有虎 謂言農事 不對榷酤

聖賢功名 光耀青史 纂其要者 略筆于此

王氏蒙求目錄終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一

宋璟第一李廣無雙

唐書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遷鳳閣舍人居官廳正武后高其才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詔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不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史記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虜多爲漢中郎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孝景立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日李廣才氣天下

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乃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

燕許子 李杜文章

唐書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中宗時拜右僕射同三品進封許國公子頤字廷碩弱冠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馬載日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俄襲封許國公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許燕大手筆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后擢乙等雅與蘇瓌善元宗時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
李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杜甫字子美襄州襄陽人元宗朝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放曠不自檢好論大事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贊曰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談萬丈長誠可信云通有一心綰無他腸

唐屈突通隋末時以死節拒唐兵既力屈兵敗不降

遂被擒高祖以爲忠臣釋之後從討王世充時通二
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
蒙陛下再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
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歎惜曰烈
士徇節吾今見之史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
忠臣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 前漢衛綰文
帝時爲中郎將醉謹至景帝時郎官有譖常蒙蔽其
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遜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
腸言心腸內無他惡也

烏鵲識李草木知張

唐李客師衛公李靖弟也爲右武衛將軍累載功封

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
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烏鵲皆識之每出從之
翔噪人謂之烏賊年九十卒唐張萬福時李正巳
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
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
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
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
發漕船相衝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仕至工部侍
郎年九十卒

韓信開基耿弇發迹

前漢韓信聞漢王酈食其已說下齊七十餘城齊罷

備守禦信因襲齊厯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走高
密信已定臨菑兵威愈震後漢耿弇字伯昭光武
詔弇進討張步以平齊地步聞之使大將軍費邑軍
厯下又分兵屯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乘勝平
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步後又攻弇復勒兵出時光武
在魯聞之自往救弇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釁酒
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
破之後數日光武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厯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
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挾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

僉因復追步乃內袒負斧鎗降齊地悉平

味道模棱琰之霹靂

唐蘇味道武后時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
目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棱
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棱手 唐裴琰之永徽中爲
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
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責使趣斷琰之乃命吏連紙進
筆爲省決一日畢旣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由是名
動一州號霹靂手

蕭宏錢愚李憕地癖

南史梁武帝弟蕭宏愛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

一庫挂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屈指計見
錢三億餘萬他物滿庫不知多少武帝子蕭綜以晉
時有錢神諭遂作錢愚論譏之唐李憕并州人頗
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君苗焚硯鍾繇閣筆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魏
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洪武諷帝方慶悟君

唐楊洪武爲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爾在
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
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唐王琳字

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上參軍武后日君在相位
何子之遠對日廬陵王是陛下愛子今尙遠臣之子
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俟事雖造次不忘悟君
於善

好禮臥馬申屠軻輪

唐潘好禮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
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
月王出獵好禮遮道乃臥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
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
爲王慙乃還後漢申屠剛字巨卿爲尚書令光武
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聽遂

以頭輶乘輿輪帝遂止輶止輪木也謂以頭止車輪

李密愛日仁傑顧雲

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在蜀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言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爲兄供養之日長也吳主曰善後歸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劉氏年九十六乞終養懇辭帝嘉之唐狄仁傑字懷英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泰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泰山北斗鳳鳥景星

唐韓愈字退之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

唱障堤未流反利以樸剗偽以真其道蓋自比孟軻
以荀況楊雄爲未淳白愈沒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
泰山北斗云唐李渤字濬之好學不仕始隱廬山
更徙少室元和初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
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之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遣公朝廷士引頸東望
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爲快云云渤善其言始
就仕

陳頤高門王濬廣路

晉陳頤字延思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
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仕至梁

州刺史先是前漢丞相于定國父于公高大其門令容駟馬高蓋云我治獄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晉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後果以平吳功仕至大將軍

顓能友愛登無恚怒

晉周顓字伯仁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嗔曰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曰此中空日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晉

隱逸傳孫登字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十篇居之
夏則編蒲爲裘冬則被髮自覆性無恚怒人或投諸
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

送窮愈文逐貧雄賦

唐韓愈有送窮文其略曰聞子行有日矣我有資送
之恩子有意于行乎久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
餘年子在孩提吾不子思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
是從不變于初太學四年朝甕暮臨惟我保汝人皆
汝嫌於何聽聞云我當去士人日子之儔朋各有名字
有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凡此五鬼爲吾五患五鬼
日雖遭斥遂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乃

上手稱謝延之上座 前漢揚雄有逐貧賦其略曰
汝在六極投奔荒遐豈無他人從吾何求今汝去矣
勿復久留貧日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懷
願得盡辭三省於身謂子無誓處君之所福祿如山
忘我大德恩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
等壽神仙桀跡不顧貧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
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降階下堂遊將去汝
適彼首陽子乃避席問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

謝文一刻柳詩三步

唐史謝微字元度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時魏中山
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

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

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唐柳公權字誠懸爲文宗

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戎賜衣久不時今仲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日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

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安仁入徙田秋九遷

晉潘岳字安仁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以司馬安四至九卿爲巧宦而已獨拙蓋岳初舉秀才爲郎晉武時爲河陽懷令猶書郎廷尉平惠帝時爲太傅楊駿主簿駿誅岳除名俄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

親疾免官自二十至五十歲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
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此拙者之效也前
漢田于秋爲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謂敗久
之于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大感寤立拜于秋爲
大鴻臚此一日超九級數月遂爲丞相封富民侯任
助代范雲表云雖于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
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威王寶臣奚恤器賢

史記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寡人國雖小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
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

寇有盼子者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
者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
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寶將照千
里豈直十二乘哉魏王慙而去 新序秦欲伐楚使
人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謂楚王曰此欲觀吾國之
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乃爲東面之壇一爲南
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至恤曰君客也請就
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司馬子反次之
恤自居西面之壇曰楚國寶器者賢臣也理百姓實
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紛憐之難交兩國
之懼子方在此守封疆鄰國不侵子高在此理師旅

正兵戎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猶理亂之遺風昭
笑恤在此秦使者瞿然反報秦曰楚多賢臣未易謀
也

楊文傾河蘇思湧泉

唐崔融張說評王勃等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盧照
鄰楊盈川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傾河優於
盧而不減王 唐蘇廷碩爲中書舍人帝平內難書
詔與委獨廷碩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
主無所差書吏白日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
令李嶠日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呂望見日樂廣觀天

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執竿而釣文王得之若披雲見日月如開霧覩青天姜公呂望也 晉

樂廣字彥輔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鑑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五柳先生七松處士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名元亮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故嘗書五柳先生傳云蓋以自說時人謂之實錄唐鄭薰字子溥擢進士第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既

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杞梓韋趙蘭菊裴李

唐韋氏之顯者友生詞學則承慶嗣立遂音樂者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則有述弟道迪學業亦亞述與道對爲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曠兄弟亦各有名張說曰韋趙兄弟入之杞梓

唐

裴子餘明經補鄴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謐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叔敖邱薦宣光雄舉

說苑楚令尹虞邱子薦叔敖於莊王莊王以爲令

尹少焉虞邱子家子法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
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後漢左雄薦周與字宣光爲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
稱焉及爲司隸又舉故馮直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說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宜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
服焉按國語韓厥韓獻子也趙宣子舉韓獻子於靈
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行獻
子執而戮之宣子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卷之二
疾足節度伶人刺史

五代史王進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後從周太祖厯汝
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史臣日如進者徒以
疾足善走而秉旄節豈其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歟
五代史唐莊宗好伶人有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
其後滅深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匝因
日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
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川以報此兩人莊宗皆
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不聽因格其命後踰年竟以
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一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一

石苞當相衛青封侯

晉書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謂者陽翟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竝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苞後仕至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因與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入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兄弟數有一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果伐

匈奴以功封長平侯

誤點作蠅落筆畫牛

吳錄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晉王獻之字子敬極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駿犧牛甚妙

一諾季布片言仲由

前漢季布楚人漢文帝時爲河東守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日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由是布名益聞 左傳小邾大夫射以句繹之地來奔魯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謂子路信誠故小邾射欲
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語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歟

衍口雌黃哀皮陽秋

晉王衍字夷甫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
麈尾與乎同色義理有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
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晉褚裒字季野康
獻皇后父也少簡貴與京兆杜乂俱名冠中興桓彝
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內有褒
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袁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

備矣

荀家八龍賈氏三虎

魏志荀爽字慈明穎川人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兄弟八人穎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後位至司空後漢賈彪字偉節穎川人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舉孝廉補新息長兄弟三八竝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戰勝朝廷折衝樽俎

戰國策鄒忌見齊威王曰臣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臣美於徐公今齊亦然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

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
議於市朝間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
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
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於朝
廷注云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家語晉平公
欲伐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曰請公棄
酌公令侍者酌昭之樽以飲晏子令撤樽而更之昭
不悅起舞顧大師曰爲我奏成之樂大師曰曠不習
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憇其君晏子知
之吾犯其禮太師識之於是不伐齊孔子聞之曰不
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漢臥發兵郝餐擊虜

後漢吳漢字子顏光武時與耿弇王常等擊富並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卒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悉平之唐邢處俊累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潤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定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糒密昇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

致瓜蘇璣掛魚興祖

北史蘇璣字珍之爲南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

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人間
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
去後漢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車
馬羸敗府丞常獻其生魚續受而掛於庭丞後又進
之續乃出前所掛者以桂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
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敝祇
綢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日奉若此何以資爾
母乎使與母俱歸

裴楷如玉衛玠若珠

晉裴楷字叔則武帝時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
俊爽博涉羣書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

玉山映照人也 晉衛玠字叔實風神秀異總角乘

年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驛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側朗然照人

明牛漏蹄庾馬的顱

南史明山賓家因乏貨所乘牛旣舊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瘥已久恐後脫發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續聞之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又按北史孟信字修仁去官居貧無食唯有
一老牛其兄之子賣之搘供薪米券契已訖信遁從

外來知之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
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人嗟異之周文帝聞之舉爲
太子少師 晉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所乘
馬有的顧商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易有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

徐芻一束任水一盂

後漢徐穉字孺子不應辟命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
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
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
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後漢龐參爲漢
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之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凌統虎子陸雲鳳雛

吳志凌統字公績孫權時爲偏將軍病卒二子列封各數城權內養於官冢待與諸子同示賓客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教讀書十日一令乘馬
晉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奇之曰此兒

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生

晉

賈會一龍韋氏三宿

唐賈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命里中號一龍親丁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閭中曾子。唐韋叔誥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宋均渡虎法雄息獸

後漢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陷阱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計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罿罝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

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民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可一去陷阱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後漢法雄字文強爲南郡太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民之居城市古者化民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其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鳥必思越儀不忘舊

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在病楚王日鳴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果爲越吟左

傳楚人鍾儀爲晉所繫同其族對曰伶人也曰能樂
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公與之琴操楚音公
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

百紙參軍一錢太守

唐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贍之暹爲
受百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以異哉後漢
劉寵字祖榮爲會稽太守簡除頑苛禁察非法郡中
大化召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入齋百錢
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猶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
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因號一錢太守

梁感石英阮致人寢

隋循吏傳梁彥光字修芝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戚異之以爲至孝所感後仕隋爲相州刺史卒南史阮孝緒字士宗隱居不仕梁朝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寢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逢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之果獲母服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南史解叔謙母疾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瘥後來求訪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云此丁

公藤療風尤驗乃以四段與之並示以瀆酒洗後母病果瘥

仁裕剖腸知章破心

五代史王仁裕字德輶喜爲詩少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益進乃集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仕至太子少保唐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澈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後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

陳重還袴不疑償金

後漢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前汎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來歸金而前郎之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周陽憎愛延年淺深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卽位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前漢嚴延年爲河南守其治務在摧强扶弱貧弱雖陷曲法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衆人言當死者一朝別之言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

滄海遺珠昆山片玉

唐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诬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不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曾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後孝廉愧服其誼又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晉郤詵字廣基博學多才泰始中以對策上第累遷雍州刺史後武帝問詵曰卿自以爲如何詵對曰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

李廣射石方翼仆木

前漢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入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北史李遠出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唐王方翼字仲翔嘗夜行見人長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

王志遣囚曹攄開獄

南史王志字次道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

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竝嘆服之

後漢虞延爲漁陽令每節放囚歸家尅期而至

南

史傳岐仕梁爲始新令亦冬節放囚如期而反

隋

王伽爲齊州行參軍州使送流囚七十餘人詣京師

伽悉脫其枷鎖尅期而集一無叛離

唐曰元膺爲

蘄州刺史亦歲旦放囚尅期而至

晉曹據字顏遠

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據行獄愍之日卿等不幸

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

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尅日令

還掾吏固爭之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

任之至日相率而還竝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蕭何不治孝恭粗足

前漢蕭何爲丞相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口合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唐宗室河間元王孝恭常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足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

晉書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二

太史公史記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三

江湖散人煙波釣徒

唐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不喜與流俗交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東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後以高上召不至唐隱逸傳張志和字子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常擅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

孔不假蓋阮遂焚車

家語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益請假焉孔子曰商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

吾非不知商有益恐不借而彰其過也 晉阮裕字思曠常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遜爲先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後累徵聘皆不就

立本畫師公綽侍書

唐四立本善畫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俾狀門外傳呼畫師間立本是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母習

然性所好雖被誉为屈亦不能罷也後拜右相無宰相
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
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唐柳公權善筆蹟穆宗拜爲
右拾遺侍書學士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
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
乃改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

季常白眉子文黃鬚

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
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稱之先主領荊州
辟爲從事魏志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子也代
郡烏桓反彰擊大破之北方悉平及見太祖乃歸功

諸將太祖喜持彭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彭鬚黃故
從呼之

伯周六翮龐參一鶲

後漢循吏孟嘗字伯周爲合浦太守後謝病歸耕桓
帝尚書楊喬薦之曰嘗清行出俗能幹絕羣羽翮之
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按說苑舟人古桑謂趙簡子
曰鴻鵠高飛遠翔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
毳加之滿犯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君門下客千人
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後漢龐參字仲達初
爲左校令御史中丞坐法輸作樊準上書薦之曰鷺
鳥累百不如一鶲臣伏見龐參高才武畧有魏尚之

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必有成効鄧太后遂擢用之又孔融薦禪衡表亦云一鶴

臧祀爰居霸奏鵠雀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祀爰居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前漢黃霸爲丞相時京兆尹張敞舍鵠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云云天子嘉納敞言霸甚慙

韓休峭鯁蕭嵩寬博

唐蕭嵩薦韓休爲相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得失盡

言之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
韓休知否已而蹴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
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瘠天下
肥矣且蕭嵩每起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
韓休敷陳治道多訏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
休社稷計耳

庾袞父誠陶侃親約

晉庾袞字叔襄父嘗誠以酒父亡每醉輒自責曰余
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後
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庾異行 晉
陶侃字士行移鎮武昌每飲酒有定限常歛有餘而

限已竭佐吏商浩等勸更少進侃懷良久曰年少
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子過不食弟爭自撾

前漢石奮景帝時號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無文學尤恭謹子孫爲小吏來歸謂萬石君必朝服
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責爲便坐側室對桉不
食然後諸子相責肉袒謝罪少子慶爲內史醉歸入
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肉袒謝不許舉宗
及兄建肉袒然後諭之後漢繆彤字豫公少孤
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
有鬭爭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

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平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安帝時仕至中

牟令卒

李藩塗詔和鼎壞麻

唐李藩字叔翰憲宗時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
鋗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鋗可兼宰相
藩遽取筆滅宰相字題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
德輿失色口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寢唐李甘字和
鼎位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譖言將用
之甘日宰相代天治物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

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僧爲廊
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焉

罷孫不朽時子可誇

隋王長述祖罷魏太尉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
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長述早孤少
爲祖罷所養及罷薨有喪禮有詔喪異之後征伐累
有功進位柱國隋初獻平陳之計上善其能 唐王
福畤有子勔勛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
後助効又以文顯勣早卒福畤少子勸亦有文福畤
嘗語韓思彥韓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
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

張能報國霍不爲家

唐張士貴虢州人隋末爲盜高祖招降之拜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久之進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虢國公後爲翼游道行軍總管破反獠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前漢霍去病武帝時以戰功爲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仲尼後桃子約先黍

韓子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仲尼先飯黍

後噭桃左右皆笑之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曰
某知之矣黍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果有六
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某聞君子以賤雪貴
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侵上
忽下也隋李士謙字子約初爲魏參軍隋有天下
畢志不仕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沉
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設黍稷古
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退相謂曰旣見君子方
覺吾徒之不德也

孫權優劣太宗可否

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爲將曰公瑾雄
烈瞻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昔要子敬來東致
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
孟德張言數十萬衆水步俱下獨子敬勸孤急呼公
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効吾借元德
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予明學問開益籌
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闕羽
勝於子敬子敬言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爲大言
耳公瑾周瑜子敬魯肅子明呂蒙也史評曰孫權之
論優劣尤當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評分等可
否以相規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野

頤爾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益流行發言可喜事朕
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密自能無過
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
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
益不輕然諾於人自能補闕焉周敏銳而正評裁人
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鄭亮有學術竭
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
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負布辱該賜錢愧武

燕書宋該字宣洪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
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

辱之 前漢文帝紀云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
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 專務以
德化民

乳飲兄弟經授母子

唐韓思彥字英遠高宗時待詔宏文館仗內供奉巡
察劍南益州高賞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
飲以乳二人茹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獮不識孝義公
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輒訟 唐韋景駿爲貴
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日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
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
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嗣宗遠識遙集知機

晉阮籍字嗣宗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又阮孚字遙集籍兄子之子也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王幼時艱運終百六庚亮年少德信未孚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顥卒遂苦求出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機

張輔著論許劭品題

晉張輔字世偉仕至秦州刺史嘗著論以爲管仲不若鮑叔班固不及司馬遷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滅於

諸葛亮詞多不載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好人
倫多所賞識常以陳寔道廣難周陳蕃性峻少通其
多所裁量若此又謂曹操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
英雄與從兄靖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博不重味湛無兼衣

前漢朱博字子元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時
至富貴食不重味 南史江湛字徽深爲宋吏部尚
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
嘗爲上所召還濟表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
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樂羊啜子秦巴放魔

說苑樂羊爲魏文侯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繫其子示樂羊樂羊攻愈急中山烹其子而遺之羹
樂羊啜之盡一盃中由見其誠也不忍與之戰果下
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魔使秦西巴
持其母齋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
逐之一年復召爲太子傅曰夫子不忍魔又且忍吾
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
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李膺龍門樊署虎穴

後漢李膺字元禮桓帝時爲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後漢樊
昱字仲華光武時爲天水太守政嚴猛人有犯其禁
者率不出獄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
府寺嗟我樊府君安可用再值冀天水縣

禰衡一覽李華再閱

後漢禰衡字正平與黃祖長子射俱遊共讀蔡邕所
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
識之惟有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
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唐蕭穎上與李華
齊名世號蕭李嘗與陸據游洛龍門讀路傍碑穎上
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聞者謂三人才此其分也

敬宗從裴成帝聽薛

唐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
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援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
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
難以來宮闈置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
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
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前漢
成帝嘗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薛廣德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汚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
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季英定交林宗獎拔

後漢吳祐字季英有知人之明舉孝廉嘗共小吏黃
貞結友後貞亦舉孝廉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
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
其定交於杵臼之間又戴宏年十六祐奇之亦與爲
友卒成儒宗後漢郭泰字林宗善人倫獎拔士人
皆如所鑒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邴囂之
役召公子許偉康竝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
同郡太原郭長信等共六十人竝以成名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四

太宗吞蝗沙穆禱螟

唐五行志貞觀二年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
蝗祝之曰汝若通靈但當蚀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
臣懼帝致疾諫之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爲患後漢公沙穆宏農令縣界有
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
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消
百姓稱曰神明

元胄蔽戶樊噲入營

隋元胄初爲大將軍周趙王招知隋高祖將遷周鼎

乃要高祖就第引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洪與胄
兄弟坐於戶側及酒酣趙王欲刺殺高祖胄扣刀入
衛趙王問姓名胄以實對王曰壯士賜之酒曰吾豈
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
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稱喉乾命胄就
厨取飲胄不動又聞屋下有被甲聲乃扶高祖下床
迺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趙王恨
不時發彈指出血高祖受禪封胄武陵郡公 前漢
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項羽旣饗軍士中酒亞父范
增謀欲殺沛公時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
直撞入立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食畢因責項羽遂與沛公同出是日微焚噲奔入營沛公幾殆後數日沛公爲漢王封噲爲臨武侯

龐公遺安楊震遺清

後漢龐公釋耕於壘上妻子耘於前荊州刺史劉表問先生苦於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逌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後漢楊震字伯起爲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謂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韋純舉弟景圭薦兄

唐韋貫之名純永貞時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唐高元裕字景圭終吏部尚書敏於爲吏嵒嵒有風采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鄭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文烈溫柔劉寬長者

北史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中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搔撻又按唐書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及醒謝咎

城日寒而飲何責焉 後漢劉寬字文饒靈帝時爲
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
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
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
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立使侍婢奉肉羹污朝衣
婢遽收之寬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
此海內稱爲長者

劉求鳳毛虞對鰯鮓

南史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座出候超宗求鳳毛觀之超宗以其無識又觸

其父名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覈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晉虞嘯父爲侍中孝武帝親愛之常侍飲宴帝問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日天時尚溫制魚鰕鮓未可致尋當上獻帝大笑

愷諫簡牛田贖奔馬

晉盧溫字長仁初仕周爲內史下大夫武帝勅諸屯
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
爲美談老牛享土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史記
田子方齊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弃之曰少盡其
力老而弃之非仁也於是收贖而養之

惠連才悟山簡溫雅

南史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族兄靈運
遇惠連大相知賞與爲刎頸交謂方明曰河連才悟
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又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
佳語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少子也性溫雅有

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幾三十而
不爲家公所知後與嵇紹等齊名仕至征南將軍

薛家三鳳許氏二龍

唐薛收與從兄字元欽及元欽族兄德音齊名世稱
河東三鳳收爲長辭德音爲鶯鶯元欽年最少爲鵝
鵠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

倫多所賞識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

焉

鄭榮作相陸玩爲公

唐鄭榮以大順後王政微每以詩謠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遂召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諱榮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萬一然矣歟天下人旣視事宗戚詣慶搔首口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緣二月以疾乞致仕 晉陸玩拜司空賜王尊鄒鑒侯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有德望乃拜之玩辭不獲免乃嘆曰以我

爲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台輔諫
遙不辟椽屬成帝門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
皆寒素有行之士

黃昌獲婦龐母得翁

後漢酷吏黃昌字聖真會稽人遷蜀郡太守初昌爲
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轉入蜀爲人妻
其子犯事乃詣昌白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
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
嘗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
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
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廬里鑿井得銅遂富因行求奴得老碩頭於家數日自言堂土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子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不誌如半榆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謂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奮禽隗茂靈拔季雍

後漢孔奮字君魚光武時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賊乃唯奮妻子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爲

武都太守 九州春秋朱靈字文博清河人初清河

季雍以師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

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

城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

生擒雍而靈家皆死後歸魏太祖至文帝時封高唐

侯薨

杜敵數百魏賢十萬

唐杜牧子顥字勝之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

得杜顥足敵數百人亦善爲文與牧相上下 唐馮

益本北燕人以軍功進高州總管或告益叛太宗將

發兵討之魏徵諫曰益不及未定時畧州縣搖遠夷

今四海已平尙何事反未服當懷之以德蓋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誥喻益遣子智載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乃罷兵志善爲文與外牘上不
張敷穢扇范喬執硯舉孝廉士斷碑書頌賈人
南史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穢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後遷黃門侍郎卒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
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後凡一舉孝廉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譙持牛角虔拔虎箭

唐辛譙終嶺南節度使少耕于野有牛閑衆畏奔踐
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皆折其角里
人駭異屠牛以飯譙晉桓石虔有才幹擣捷絕倫
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
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跳石
虔亦跳高於猛虎伏復拔一箭以歸

爽御李膺淑師黃憲

後漢李膺字元禮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
陳寔爲師友後免官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
徒膺謝不受荀爽常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

乃得御李君矣其兄慕如此爽荀淑之子也後漢
黃憲字叔度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揖與語移
日不能去曰子吾之師表也又比爲顏子而同郡戴
良陳蕃同舉郭林宗皆敬服之初舉孝廉又辟公府
暫到京師而還一無所就

槐生秉政烏集遷官

唐孫偓字龍光第進士厯顯官始家第堂柱生槐枝
朞月而茂旣而偃秉政封縣侯唐柳仲郢字諭蒙
公綽子也初爲諫議大夫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水
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後爲天平節度使烏不復集遂
卒於鎮

虞觀越石吳飲貪泉

南史循吏傳虞原字士恭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原往就觀清澈
無所隱敝 晉良吏傳吳隱之字處默有清操爲廣
州刺史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
厭之欲隱之既至廣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酌泉飲之賦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
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
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

洪不執玉笏不言錢

晉崔洪字良伯仕至大司農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
玉汝南王亮嘗謔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
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耳然實乖其
常性故爲詭說 南史王曇首宋文帝時仕至太子
詹事亦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 晉王衍
字夷甫風姿詳雅妻郭氏聚斂無厭衍疾其貪鄙故
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使不得行衍
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指意如此又晉崔遊
自少及長以亦未嘗語及財利

孔明龍卧王猛螭蟠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先生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亮孔明者臥龍也
將軍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而任用之漢晉春秋曰
亮家於南陽鄧縣 晉載記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
山筍堅遣人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後
堅留位以猛爲丞相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寵潛弱
冠朕奇卿子暫見卿亦異朕於一言雖傳嵒入夢姜
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

言富稱朱治生祖白

史記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之陶爲朱公善治
產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後年
老聽子孫修業而生息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前漢貨殖傳曰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寻能薄飲食恐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儉僕同苦樂嘗日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均絕山公豹禁河伯

後漢宋均光武時爲九江太守浚遺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公山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後爲山公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後漢西門豹爲鄴縣令問民何所疾苦皆曰苦爲

河伯娶婦豹云至娶時吾亦當送女及至時豹往視之曰女醜如是煩大巫姬以報河伯待別求好者於是投大巫水中有頃問巫姬何久更令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又曰巫姬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又投三老於河中久之又曰巫姬三老不來更煩豪長者一人趣之皆仰頭流血惶怖失色豹令曰衆散河伯留客之故自後更不敢言河伯娶婦者

文舉葛巾靈運木屐

晉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常着

鹿裘葛巾區種菽麥採竹菜木實貿鹽以自供

南

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嵒嶂數十重莫不備
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

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

守主秀驚駭謂山賊知靈遲乃安其後以叛徙廣州

尋弃市

表邵門閭賜張縑帛

南史武陵邵榮與文獻叔竝八世同居建元年中詔
俱表門閭蠲租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封泰
山臨幸其居間本未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賜縑帛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五

郭伋時雨季冕雷霆

後漢光武時潁川盜賊羣起召拜郭伋爲潁川太守
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
竝蒙福也伋到郡山賊悉降文選沈休文作碑云潁
川時雨謂郭伋也隋長孫冕字季冕無忌父也高
祖時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
主相抗冕建議破之王大喜引冕入內同宴極懽有
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
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
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卒

鹿裘葛巾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
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嵒嶂數十重莫不備
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

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

守王秀驚駭謂山賊知靈遲乃安其後以叛徙廣州

尋弃市

表邵門閭賜張縫帛

南史武陵邵榮與文獻叔竝入世同居建元年中詔
俱表門閭蠲租稅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封泰
山臨幸其居間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賜縫帛

神門及代者至有老人泣而前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府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澈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泣涕隋劉曠開皇初爲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百姓感其德化更相勵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因圖圄生草庭可張羅後擢莒州刺史

子文逃富韓康避名

國語楚闢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箱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問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

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
也後漢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路口
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
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
公車連召不至

周交醇醪顧政旨酒

吳志周瑜字公瑾江表傳曰吳將程普頗以年長數
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南
史顧憲之字士思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有爭牛者

後令莫能決憲之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室盜者伏罪時號神明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醉旨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義府人貓羊祉天狗

唐李義府仕高宗時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忌凡忤意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北史羊祉仕魏宣武時天性酷忍不憚強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稟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竝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

寧交莫逆魏朋耐久

唐楊寧有高操談辨可喜擢第調臨渙主簿弃官還
夏見陽城與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召城城未拜詔
寧卽諭與俱來 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歸交能
保終始故號耐久明

免軍犬城竇鼠牛口

魏志張楊素與呂布善太祖圍布楊欲救之其將楊
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
紹太祖遣史涣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典論曰固字伯允既殺楊醜軍屯射犬免有巫曰將
軍字免而此邑名大免見犬必驚宜急移去不從遂
死 唐書竇建德陷永興兵河朔自號夏王及軍

敗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遂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
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魏帝射鹿鄧芝中猿

魏末傳曰明帝嘗欲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深奇之而策立之意定蜀將軍鄧芝字伯苗征涪陵見狼抱子在水上引弩射中狼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自以傷物性知當死後果卒

焰舉五事劉應百端

嘗儒林傳劉炫字光伯強記默識莫與爲儕左晝方

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然性躁
頭多自矜伐由是宦途不遂後窮乏凍餓而死 南
史劉穆之字道和未武帝時爲左僕射內總朝政外
八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輒湊求訴百端內
外詰稟盈堦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段不納詔郅固拒關

唐段志元臨淄人文德皇后之葬與字文士及勑兵
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
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
辨不納比曉帝嘆曰眞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後

漢郅惲字君章光武特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閭不聞帝令從者見而於門問

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軍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般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違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憂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元齡留杜蕭何追韓

唐高祖平京師秦王引壯士晦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之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

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
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前漢蕭何聞韓信亡
不及聞漢王而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漢王王沮
怒且喜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爾所追
者韓信也因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漢王遂拜信爲大將軍

晉景膏肓秦孝靈府

左傳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景公夢疾
爲二童子日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日居肓
之上膏之下其奈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

膏之下攻之不可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
也厚爲之禮歸之遂卒隋秦孝王俊有疾高祖召
許智藏醫之後夜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
聞許智藏將至其人心相告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
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脉曰疾已入
心卽當發痼不可救也俊後數日薨

盧門不箔崔室無廡

唐盧懷慎開元中仕至吏部尙書清儉不營產服器
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旣屬疾宋璟
盧從願候之見敝黃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
自障且宴設食甚豆兩器菜數盃而已

唐崔郾字

廣畧仕至禮部尚書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室處庫廩無步廡至霖淖則客蓋而展以就外位

勝妾笑嬖齊母觀僂

史記平原君楚勝家樓臨民家民有嬖者槩蹶行汲平原君美人樓上見大笑之明日嬖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貴士而賤妾也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而不殺美人歲餘賓客稍引去怪問之一人曰君愛色賤士於是平原斬笑嬖者美人頭自造門謝之其後賓客復來史記晉使郤克於齊郤克僂齊貢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郤克怒歸至河上日不報

齊者河伯視之後與魯衛共伐齊與項公戰於安傷
困項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笑克者齊
使曰項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晉乃許之

盧諉師德忠寄偉父

唐婁師德字宗仁擢第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安
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

唐任瓌字偉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瓌早孤忠撫愛甚
每曰吾子雖多庸保爾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宋就交歡羊祜通和

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邊亭皆種瓜
梁亭劬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操其瓜惡楚人以

梁瓜美因夜竊搔梁瓜梁欲報搔楚瓜就日是稱怨
之道乃夜往竊爲楚灌瓜楚王乃謝以重幣梁楚交
歡因宋就也。晉羊祜字叔子武帝欲滅吳祜爲都
督荊州諸軍事祐率勞兵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
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
所侵送緝償之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
傷而爲晉其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
稱爲羊公不之名也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
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曰羊祜豈敵人者孫
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
義況大國乎巨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王儉字仲寶爲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釋

卷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大盛耳乃手書

崔子玉坐右銘以賜之

晉陸機字士衡天才秀逸

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
更患其多葛洪著書亦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

矣
夜光焉

書壁酬酒寫經甫驚

晉衛恒善草隸書恒謂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
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
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

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樹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樹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

晉王羲之字逸少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性愛鷺時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鷺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鷺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

公權筆諫桓伊箏歌

唐柳公權善書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矣 晉書桓伊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

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詔邪於是國寶之
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譖之徒以安功名盛
極而構會之嫌隙旣成帝者伊飲讞安侍坐帝命伊
吹笛伊吹一弄乃放笛請以箏歌怨詩曰爲君旣不
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
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
安泣下沾衿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非凡
帝甚愧

昭雲夾日景星退舍

左傳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日除

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遂弗榮其歲昭王卒

劉孝標辨命論曰荊昭德音丹雲不捲 史記宋景

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曰可移於民公曰
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
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
候之果退舍景公壽年六十四熒惑謂執法之星亦
見辨命論

湯心重輕挈手上下

史記張湯漢武時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
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

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才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又唐魏徵上疏曰昔州犁士下
其手而楚法以微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
主而自高下乎 左傳楚子侵鄭至城麇邑鄭大夫
皇頡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爭之伯
州犁正曲直乃上其手謂囚曰夫子爲王子圉寡君
之貴介弟也又下其手謂囚曰此子爲穿封戌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圉弗及
鏗授行觴榮昭執炙

南史陰鏗字子堅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嘗與賓
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

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
景之亂鐸當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鐸問之乃前所行
觴者 晉顧榮字彥先趙王倫篡位子虔爲大將軍
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
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
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
爲督率救之得免

毛玠儉率楊綰風化

魏志毛玠字孝先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
與崔琰竝典選用皆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由是天
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

喪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唐楊綯字公權儉約未嘗問生事與人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人千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木豪宅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峙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王先十七史蒙求卷第五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六

成侯舉士翟黃進賢

說苑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
衆王曰國至貧何出之盛也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
而秦梁弱舉由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舉
黔涿子爲冥州而燕趙給牲盛舉田首子爲卽墨而
終齊足究舉北郭力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
富何患國貧 說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見翟黃
車服之盛問之對曰此皆君之賜臣也昔西河無守
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
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

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齊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此子方曰身賢者賢也進賢亦賢也子勉之魏國之相在子矣

崔氏繡衣子臧鵲冠

世語魏臨淄侯曹植妻崔氏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左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鵲鳥羽爲冠鄭伯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遂殺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何遠還水仲山投錢

南史循吏傳何遠字義方梁武帝時爲武昌太守遠

木偶儻尙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一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他事皆然迹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

又後漢郝子廉飲馬亦投錢井中

詡不求易宗豈辭難

後漢虞詡字升卿鄧騭兄弟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後殺賊數百人賊遂駭散

後漢張宗字諸君鄧禹表爲偏將軍王莽敗赤眉
賊衆至鄧禹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
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廻其前後亂著笥中令
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
乎禹嘆息遂留爲後拒赤眉卒至宗與戰郤之諸將
服其勇

七階義琛五品南仲

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
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
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
階 唐姚南仲進右補闕大厯十年獨孤后亡代宗

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諫帝嘉納
進五品階以酬諫言

李戡辨爭陽城決訟

唐宗室子戡字定臣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
不之官而詣戡以辨 唐陽城字元宗隱中條山謙
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於
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木者城
遇之慮其恥退自匿

墨子九拒葛亮七縱

史記蓋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
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牒爲械九設攻城之機

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子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不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敢攻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門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

郭繫安危委任輕重

唐郭子儀肅宗時平大盜收復兩京德宗嗣位攝蒙

宰賜號尙父進太尉中書令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薨年八十五唐裴度字中立憲宗時討吳元濟平淮西以功封晉國公名震四戎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與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陳平多智周勃少文

前漢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以佐之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范曇論曰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樸忠而見信

單車化盜造壘申恩

前漢龔遂字少卿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賊起乃以遂爲渤海太守遂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刦畧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其兵弩而持鉏鋤盜賊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

民選用良史慰安收養焉 後漢張綱字文紀順帝

時爲廣陵太守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
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前遣郡守率多求兵
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
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
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若乃譬之
嬰泣下感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將妻子面縛歸降
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教遣部衆任從所
之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南州宴然在郡卒嬰等
五百餘人制服行喪

鵬止誼坐鴛巢郅門

前漢賈誼爲長沙王傅二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鶠不祥鳥也誼以謫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於是作鵬鳥賦齊死生以自寬歲餘文帝思誼召入拜爲梁懷王太傅 魏志張諲字子明養志不仕有戴鷩之鳥巢笄門陰諲告門人曰夫戴鷩陽鳥而巢門陰此不祥也乃援琴歌詠作七篇句目而卒年一百五歲

布帳分士囊糧賜軍

晉謝尚爲建武將軍應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
都軍事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
壞之以爲軍士襦袴 列女傳楚子發破奏軍而歸

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越王勾踐伐吳客有獻醇
酒一器土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
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
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
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文昌游霽巨君致雨

唐段文昌字墨卿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禱
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
雨雨不憂公出淮後漢書承書鄭宏字巨君顯宗
時爲騶令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仕至太尉

廣告漆弓柳解赤弩

晉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病頓愈風俗通曰應柳爲汲令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掛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使得疾云蛇入腹後枷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曰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

紹興減陳桓獄李杜

後漢曹操圍廣陵太守張超於雍邱東郡太守臧洪

舊爲超功曹怨袁紹不救遂與紹絕紹與兵圍之城陷
生執洪意欲屈服赦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用乃殺

之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

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滅洪發舉爲郡

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容曰仁義蹈之爲君子

背之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

戮二烈士後漢李雲爲白馬令桓帝時地震裂衆

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乃露上書極諫帝大怒逮

雲下獄時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

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延尉雲衆皆死獄中

薛童城郭宇兒部伍

隋薛世雄字世英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父見而奇之隋又時數有戰功煬帝時遷至左禦衛大將軍魏志鄧艾少時亦有大志每上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隋宇文忻字仲樂幼敏慧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識者見而異之後在周屢有戰功隋高祖時改封柱國公後謀反伏誅

白起當死鄧禹必興

史記白起善用兵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人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後秦復攻趙起稱病不行昭王怒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行至杜郵昭王賜劍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固當死遂自殺平後漢太傅鄧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爲和帝后曾孫女爲桓帝后東京莫與比

甘羅報趙唐雎見秦

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使張唐
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趙怨臣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
悅甘羅乃見張唐諭以禍福唐遂行羅又請先報趙
遂至趙言燕秦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
以廣河間然後趙攻燕趙王從之 戰國策齊楚伐
魏魏使人請救不至唐雎年九十餘見秦王曰魏萬
乘之國稱東藩者以秦強也今救兵不至魏急且割
地是王亡萬乘之魏而強齊楚也秦遂發兵救魏後
連崔驥達旨曰唐雎華顛以悟秦甘羅童才而邦趙

馬援自詣李靖堪行

後漢馬援字文淵爲伏波將軍時劉尚擊武陵五溪
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遂征五溪擊破之唐李靖字藥師以功
遷至尚書右僕射後吐谷渾寇邊時靖以足疾太宗
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
老尚堪一行帝喜用之靖乃決策深入大戰數十殘
其國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

字愷造殿何稠制城

隋宇文愷字安樂有巧思煬帝悅之拜工部尚書帝
北巡欲誇戎狄令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

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驚駭隋何稠字桂林性絕巧有智思開皇初遷御府監歷大府承波斯常獻金錦袍組織殊麗土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瑩爲之與真不異煬帝時又討閻圖籍營造輿服羽儀皆有其法又領少府監遼東之役造遼水橋二日而就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用土立仗建旗四隅闕面別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宋武納衣隋文昔服

南史宋武帝微時甚貧常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欽皇后手自作既貴以此衣付長安宣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文帝時公主子徐湛之得罪公主乃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赦湛之北史隋房陵王勇爲太子常文飾蜀鎧文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曰我應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令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忘昔時之事又

唐太宗亦謂魏徵曰朕不敢忘布衣時
吉不道恩韓非報辱

前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郡
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乃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
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平穰因
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繫者曾孫病吉
數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

給其衣食後昌邑王廢吉勸霍光迎立曾孫是爲宣
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故朝廷不能明其功宜帝後知大賢之封爲博陽
侯後爲丞相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事梁孝王爲中
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漢使使者拜
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田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
乎卒善遇之

嬰數愛馬崩言重鹿

晏子曰齊景公所愛馬死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爾養馬汝殺之一也殺公所
愛馬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
輕吾國三也景公遂止又按說苑言景公好弋使燭
鶩主鳥而亡之公欲殺燭鶩晏子亦數三罪公乃赦
之 前漢武時人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之東方
朔曰是人有三當死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也使
天下聞重鹿賤人二也匈奴卽有急惟鹿觸之三也
武帝默然乃赦之

溫恢振宗汜騰施族

魏志溫恢字曼基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
喪還鄉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

三 振施宗族後舉孝廉仕至涼州刺史 晉汜騰字無
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嘆曰生於
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
張軌召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虧不
起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六